

新華日報

今日出版一大張 第一四八五號 社址：延安

中華民國卅四年五月十九日 夏曆乙酉年四月初八日 (四月十六日小滿)

明聲

過去通訊工人實行新金制，因近兩年來物價飛漲，影響工人生活，經通訊政府決定，從本年度五月起完全將薪金制改為供給制，特此聲明。

王家坪磚瓦廠啟事

本廠精製磚瓦，質堅耐用，定價低廉，歡迎各界光臨。地址：王家坪。電話：二四八。

西北煙草工廠啟事

本廠出品之煙草，品質優良，價格公道。地址：西安。電話：一三五。

延縣舉行擴大幹部會議

大量乾種等雨，與修小型水利，注意節約，牲口草也要節省，免得荒年牲口沒草吃。

緊急發動群眾備荒

大量乾種等雨，與修小型水利，注意節約，牲口草也要節省，免得荒年牲口沒草吃。

延川沿河地區挑水澆地種棉花

延川沿河地區挑水澆地種棉花，農民正忙於春耕。

淮南路東新四軍收復明光附近六據點

淮南路東新四軍收復明光附近六據點，戰事激烈。

晉冀魯豫邊區新四軍收復明光附近六據點

晉冀魯豫邊區新四軍收復明光附近六據點，戰事激烈。

我軍展開反「掃蕩」戰

我軍展開反「掃蕩」戰，戰事激烈。

新四軍直屬隊舉行慶祝大會

新四軍直屬隊舉行慶祝大會，戰事激烈。

公運桐油白蠟查敵

公運桐油白蠟查敵，戰事激烈。

偽軍七百餘陸續反正

偽軍七百餘陸續反正，戰事激烈。

淪陷區交通紊亂

淪陷區交通紊亂，戰事激烈。

成立自治政府

成立自治政府，戰事激烈。

下喀爾巴汗烏克蘭

下喀爾巴汗烏克蘭，戰事激烈。

吳瀾有鄉備荒辦法

與吳縉有、常鄉長等談話

究竟怎樣進行「經濟國防兩項建設」？記者十七日詢問孫有亮，先談到金東吳、吳兩河、徐村主任、文書陳國同志談了一談，但談到了了解到一些情況，寫在下圖：

實行乾種，如果下了雨，著苗就收一半。

守。自收就是乾種，因為去年白露時此地沒有下雨，到人家要等落下雨才種田，老百姓不肯收就先種了，等到雨一下，他的兒子種了苗，人家才下種。另外，就舉中國有一個縣，叫「翠雲英在人家」，也不在家裏，就說起雨下了，和果一云雨不下，這一縣好種就丟在家裏以低產在家裏，如果下了雨，「落苗就收一半」，工夫不會白費的。

多種糜子，掏背地種洋芋，掏溝條地種小糜子。靠河的地方種南瓜。

延屬地委派幹部赴各縣 緊急佈置備荒工作

黨員應成爲防旱備荒的模範

【本報訊】陸軍分區總司令部、專署、商號各開各部門負責幹部會，專門討論防旱準備問題。會中根據西北局的指示，特國體調防旱準備應屬目前救災中心的工作。並詳細研究了具體辦法。決定即日起將部分兵各縣劃行進行賑濟和補償。指示各縣應速實行訪問勞動災民及老年羣衆組織救濟道工作。把生產種子家轉到防旱補充中來。並將對捐賑二流子的防旱備定工作。增派李資卿同志特國體名爲該處官員員以該村官員團體爲防旱救災的模範。分區各機關及各所級各單位於明日召開全體工作大會議，討論防旱備定，分區各成立專門的委員會具體推動和組織各單位之防旱備定工作。

太岳士敏土廠
三分之二

【晉華社太汾十五日電】七股五區兩千七百餘畝棉杆，在三分之一的一樣子已運過原來分配數目。五

召集棉農按時研究務棉方法

可以適當補種此別的花樣。

本報接獲訊：一、謝林區
共計畝地二千七百
五畝。據上月廿日
各區商團工作組的查
報：全區棉田已有三
千以上。棉區、棉
於棉地、棉樹、按
等工作的開展，則
其收穫不豐，受
及停播，結果有很多棉
種上土；東石城鄉造成
天國法規律學一種，只
將國法亂亂，就其下
了。整工五畝方面，除
衆自工作外，領上土
年自整工作（按：該區
年任組總勞力上，至今
大部份自土流現象，當
爲單位由村長負責召集村
長棉區臨時研究會，分
會、打卡等辦法，並要
請會打棉人參加指導。
「本報接獲一謝商團
二、棉二十三畝六分棉田已
全區下播。大部棉田上過
底糞。播過三次。農民
以兩次。任德興等數家播
氣。土不穩定，好地
不飽。供產肥料實價不
廉。除該區已存在技術
研究會專的棉棉並發明
以棉種項外，也發明新
工間主要是特來打油條
明卡子，但這不需要勞
力去進行，婦女小孩都可
以。棉種的播三天，又

安塞檢查植棉

三、今年為縣約能種棉五千餘畝，較去年

應注意的是：因年少而尚未種的，如於古

太田士敏五郎植棉動員深入
三分之一村莊超過計劃

召集各村社長、武委會、人穿五斤每人還餘五斤
委會幹部會，給各村分配能過斤鹽，就能帶走

對這原來分作數目。五
這「工作」的減少，依
了黨委與與自願離職
月底即將五十斤花籽發
各村，四月十號即又召
寫生產主任，進行六
短期訓練。在訓練中，
短期訓練不啻如「流水」

信心充足，並又提出與上
途同時困難。根據這些問
題，當即召開座談會，大社
實文和請自已離職情形。
買文和去年抽了九分給花
籽了一百五十斤籽花，十
斤左右有花。又把石靈郭
銀興的經驗講了出來，發
了上水也上水。上水也上

嚴禁
網轉同志。
今年雨水太少，
下種，但調不區，
。據離來調查，有

◇信箱

嚴禁糧食出口

轉同志：今年雨水太少，各地穀子、玉麥等，但說不能收，尚成問題。麥苗

臨東調查，有雙山地之麥苗，死
於，用堆亦有此枯腐形，有數地方
今年預食的收穫比往年必將大減
政府立即注意急禁糧食出口，
區區，因為外面糧價大漲，為保護
天旱影響，應防止糧機走私出賣
，應予懲罰。

胡水

兩種方法，兩種結果

——賀永德和他的支部組織

水壩的副志是曲于士編成的。因此使得六縣的生產了全國最好的支那之質水壩最好之工廠。水壩的副志是曲于士編成的。因此使得六縣的生產了全國最好的支那之質水壩最好之工廠。

第九團二連戰士
幫助蒙民種地

左橫岳鏡如採用分紅辦法
組織全家勞動力增加生產
鼓勵孩子上學及教家人認字

【新華社太行十六日電】李永成式的家庭經濟在太行各地出現。左橫岳莊中農岳鏡如，爲幫助李永成家，在二月裏召開家庭會議，在二月裏召開

食弄得不吃。房則如當了勞部不願生產，他父親是個好勞動，但不願和人家互助，母親魏胡會和

現在却用功了。每天回家都教母親、兩個孩子，母親已學會寫五、六個字，六個防病的名字。孩子一個月通過書信、打架、共跑過十一分，分了十二斤半小米的紅利。

平勞動獎勵金中，在上年十七日召開家庭會議，檢討生產和對人的態

度，大家都先檢討自己，後批評別人，家裏的木工參加了這個會議，全家人的勞務都很勤勞，在互助組裏費勁，僱工也沒有。大家互相幫助，我也覺得我。全家決定要限制工一雙鞋，並且要勤助他建立家務。

迅速整理勞動組織，
防止疫病蔓延！

百卷本年春熟中飽

正在緊張進行中。目前
在「花」已「落」下。僅少數
民衆在乾。這是一場大雨
三區二一九九中只
三區渡有橋。平遠川
天寒地凍。默無信心
落。

新軍以所為主。今年
了「天」，以培養他們樂
勞動的習慣。如今平
方地，一塊地因受，到
這省可看見殘廢的男女
和跪在路上的少女在加緊
編織。此外，有的老百姓
在忙著漂洋浮海。三月
珍的兒子，到舊曆二月初
五，已種了一百多畝莊。

針對各班情況

強調不同作

對能力較差的兒童指定同學
甘肅訊：一本雜誌，十
月十五、十六兩期，上
月出版，現在有學
十九名，其中有六
名，開學五六
份學生就到了
份學生都帶來
的吃呢。今年
了「轉變」並作
「一除除死

較差，就在這
一塊黑板報
的圖字，加多
習導的機會
預備的學生
多，許多才智
就給他們添了
的作業（教員
學生用文字
，以便使他們

多，許多字會說不會用，

的作業（教員說幾句話

以便使他們經常的練習。利。品。上。學。的。學。習。都。訂。了。也。接。一。項。規。時。時。的。的。

「不要你操心。」會後支部
理事便分工到各村去組織
樂，今樂，今

賀永烈在自己村裏，首
明：「自己殺了一隻羊，把全
俗話

[illegible]

賀永額在自己村裏，首

十五個勞動力都請到家裏，一面吃，一面在拉話，都顯宜。

這道門，說了一後响，家仍舊圍聚不定，沒有住了，卻水裡便請大家他做活。傍二天大家都上船，便打柴，因為大家說說笑笑，手裏快對轉了，每人便抬了背架過來，下午，又抬了背架去。這樣一天，大家上船，人步活活到底，

玲 丁

楊貴珍，我剛學去那條路，誤到了吧！
果然，在路上我們碰到了新來的牧童，我們知道目的地快到了，不遠，我們便騎到了某牧童的家中，再經過一個山坳，俯溪的急瀾，轉左轉右地出現某山坳，已有了牧童的指引，路上上匯流，幾隻狗跑出來朝我們狂吠，孩子們放牧的牛羊在樹底下好奇的晃晃的吃草，問我們也不覺的某茶在樹下招待了。它時刻的提醒也有很寬廣的新開的土場，但上左右仍被幾顆一盞盞的密林，它正膨脹着紅紅的臉面的一雙枝葉的小樹仔。它的密樹分上下三層，密樹的枝葉不要充着大樹，一棵，兩棵，三棵，真叫的見便躲在野上邊，忽然從上面掉下了一籃草，滑到小樹下去了，從草堆中樹底下也匯出了一籃草，又滾到了一邊，讓半的娃把繩繫在樹上，把繩的兩頭拉去，沙沙的響，只看見好幾間的地方都是種着拉拉拉去換去的草草，而留在園裏的草草連到外面來的時候，便不停的嘩嘩的說啊，充滿了山溝，於是大家更便橫街直徑的俯察到門口南邊，又幾顆孩子的吃草的。我們便出到半個山坳，山坳草山，隨着那些草草在樹下得到，從樹底下直鑽，通瀾的，隨便把那些草草滾出，又嗚呼叫開的跑去，另外的一條山下。

因不少，可說前
個六七十歲的老
子，說他有點瘋
癲，而和諸姑，只
靜靜的坐在窗
下，泡着茶，太
到這兒來了，便
得去，於是便回
家去找那村長
何長，叫何卓萬
和，同志！你們
是媳婦！快聽

我看不見他，但聽他的聲音，我猜他
的一定又找出一層深處的奧妙，他對前
妻的殘廢婦人，小裏有些疼，便同她說
話。

這婆子是個懶子，不知道這國爲什
了病？她的四肢都在很小的時候就廢
了，她的四肢都不動了，頭腳在瘦
削的膝，手指，腳的地方都長的發了
出來，就像腳樹的根一樣。她的頭髮又
黃又枯又稀少，不像是她洗了洗洗的
，便從來如此。她動作也不靈便了，下地
行走很艱難，整天獨自坐在炕頭上擦鞋
，紡棉線，很少人來她拉話，但我
覺得她非常怕寂寞，她也有個人跟她
談話的時候，常常拿顏色水打在人，
好像在衣服上多坐一會兒。我同她說久
了，不覺的在她臉上討到了一點
肉皮，與她半個完全不相和的幼

「他正留到八、動盪、忠厚、命可不濟，我跟他沒幾年就起了病，又是一個兒花女花，一輩子受熬煎。望兒是撫養我的孩子，十個月已抱了過來，哈天大喂米湯，拉到十歲上，」望兒個半，他這幾年時才養過來，十四歲，食足，還這國姓娃家，頂不丁什麼。」

我在娘背後聽見娘也勸了翻身了，我猶如又在那兒，常常惹惱了婆婆我笑，悄悄地向告訴我她說她害公婆的害病。接着她坐起來了，摸摸茶桌的丁了炕，準備做小飯。」

我也急急忙忙起身去看鑲上隊出發，可是老村長回來了，他告訴我鑲工隊已經走了，今天到十里外的一個山頭上去宿營。這時天還只黎明，淡白的下弦月

起身了，咱們倆在我身旁閃了出來，她的樣子，沒有覺。好快心來，像個工段上多勞會兒，還教教，誰不參會說笑話，從工段的順。

這我向他表示了對他的稱讚，他是一個負責任的村長，他謙虛的問答我：「說不上，咱是個笨人，比不上某國有勇無敵。年時勞動英雄在『某區』（延安）和別人排了隊，要爭取咱二鄉做模範，咱麻煩的計劃是開一百廿畝荒地，種大些個，讓咱手出不多，只好多操心，後勤還要上山去弄有呢，抓得緊點，任務就完成得快點。菜鳥先飛，咱不愛說大話，吹牛，可也不敢落後。自己的事，也是公家的事麼！」

老村長六十歲了，就如咱那處所，後才有一，六十年莊園，革命後才有一點，慢慢把莊園弄好了一點，已經有了三四十畝地安了莊稼，

問 同志：
市城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劉振華

答

「新開荒地不姓」——這是事實，但不完全

過冬。蝨穀蟲少或者沒有，因此就沒有蝨

。蛭的原因往往是由於新開荒地附近
為蛭類飛過來卜的緣故。

屋不姓——這種說法不太合適，畢竟

1

送到延安做公家去，上房裏一盞油燈亮着。我媽也燒了一盞油燈，一邊哭一邊對我說：『我總跟着她進金豆玩；』對，明天日出的門，這布疋安去，你媽已經承水了！金豆把頭歪來審視了我們一下，便安心地躺下了。

上邊客窩還有一個十二歲的小鬼，瘦瘦的，不說話，閃爍着主觀的堅定的眸子，不停手的粉粉。新翻到於他已經是——個很沉重的負擔了。一年時她死了後，一個下地傭，在黃島的小妹缺口離自己，被槍殺了，打掃屋子的，張清蘭啊，杜興兒啊，今年已編紡了八斤花了。她的年齡計劃計算可得二石八的小米，可以得決一斤的一切用途還有六兩。她才十一歲，比她還高不了很多，可是已是一箇倒勞動動了錢的是她媽媽有力的幫手，拿村的人盡歡

籃子下山來。她們的姊妹們趕來都帶着驚人的美麗替她們背負起來，像提開窗一樣的美麗替她們，住在底下層的時候替她們自己也己穿好最輕的布衣服，黑面胡小兒當，走上山成爲新的希望，很聰明，靈秀，熟悉山成爲新的姊妹們的肩土。也有自己背動車的，期間竟覺得疲勞，細細算起來的。老太太們也來，給錢和金子銀元看顧，村長家裏已經年年派出幾個人，今天又派出一個替着一把椅子，是來有幾個，絕不打草草參加比賽，車子滿載地搖擺如風浪了，擔挑兒總是叫喊地響聲一把把了的。小孩子更一堆擠在這裏，一塊又將齊整裏面。劉道英早已把她們的車子放在許多車子中間，得意洋洋的坐在托馬丁，也不求子，溜呀溜的，「金豆沒有車子，不能參加比賽，用小弟弟打着磨轉轉。」若村長和金豆托住很穩固，誰在門口，聽名字，文化等。我們一邊前進，出門

看誰紡的好

還是前年的時候，老林要到附近區合作社訂了一車細布來給他做褲。這時，村裏有了一個從河東來的夥計，老林就叫他，給他請到村裏來，大家裏來幫他紡。這事就新鮮了，村子上要請他來做褲，村裏就說：『大家也便拿出車子來學，一下便習了六七個。』一連串大家都去學紡，紡線紡的熱鬧就來了。這時的工資是紡一斤線有一斤棉花，紡五斤線合作社送幾一籃毛巾。大家都爭着到大的本，不欠人家的便多拿了。可是今年大家都不了意見，工廠就提高質量把棉分成了三等，要紡多少錢才取來一斗米的工作，而紡的又不如前年好。果然兩派合作社又發了意見，一邊告他們，他們車子，棉棉花，說明那些道理。

老林長嘆道了：『……咱們的紡線得不好，工資低，織的布又不耐穿。今年個大家比賽，看誰家紡得快，紡的勻，咱們紡的好，獎品呢？廠家車，考完門這要紡好的好，獎品，這就難得門這請給大家想，是應位同志也告咱們請幫！』

『唉，紡線得了，織出布門這。』有這在笑。

『對着嘛！老林長嘆道，要紡得好，它的要成嗎？』又有誰請紡得？

『咱們車不頂事……』大家又一陣哄哄起來。

那時候老林是命令動手，二十五輛車子一開轉動起來。週圍看熱鬧的都以這為奇。那二十五個紡車手都緊張的，用

他們想了辦法，只要每人脫一萬分，便能借到棉花三斤，放成了棉，加工作工錢，再倒到一足四斤，不特可以放工錢，而且還有紅利可分。村長要喊第一個人丁脫，別人也跟着丁脫了。可大家再脫幾次，勝把他們的錢都脫光了。於是我們總設法平穩，希望我們家他們弄出一個好辦法來使工廠能公理些。

我們有了他們的錢，實在不很好，車子欠修理，簡直有些馬虎虎蔭蔭在一起，就弄壞了，有的人還替他們修車子，有的就弄壞了，有的人還替他們修車子，有的就弄壞了，有的人還替他們修車子，有的就弄壞了。

我們不得不向老村長商量，如何能提高我們的貨物和速度，老村長同意我們在我們走的前一天，開一個全村的鄉訪訪

心的抽着籤子。有的籤子在地下，有的一箇小籤子，還賣了錢了很久的，事有今年才學的。這裏劉家二小時出西門估估來的難民，她在這裏社會初，嘴裏氣不挺的最好的，可是她的事太不常常幫她漢子拘地，遊歷，車子走了，劉小上好修地，訪訪訪訪，總該文斷了。

郭不來的好子在屋下裏也踏開了。二十四個頭呢。一天就初二斤。她愁病也急死了比弄。

午，輕的聲響變成了一片，人們在周圍道長短，娃娃們跑來跳去，喊著娘，跳着歌，鬧成一斤，香燭過了半截，大家加油啊！看，天升家家的訪的或快，時的鐘子上的錢圓圓。

時出出屋，大家訪的越起勁，村長宣佈出已經說了，才停止下來，報郭

在來詣十風廟四圍小桑坪村的調查，
就是百分之六，而給蟲吃過冬活的成數百
分是百分之八十五的死亡率。這種「荒
苗於搖搖欲墜間迂迴」，不便於舞蟬（蛾）
「獲得利害」——這種說法不一定可靠。
牠在川地裏沒有多大養特。雌蟲與雄
蟲「大相徑庭」。

「陰對於雌蟲的生殖
因蟲體對溫度高的地方易發生」
的生殖，則要看什麼時候說話，在八
月，喜歡溫度大；在十二、一、二月的
低小，這樣，過多的時候，可以減少其
的產卵，多不利的給雌蟲的生殖，因

牠體弱氣，手與腳肢才得了活動。村長
把牠都殺了去，一個一個的，在小孩們
上樹，還圍人細細的評判，我這婦女們
便拉開了，她們笑得好利害，我手緊滾
臉笑，但她們的談話談話是有理的，咱們
拉的是怎樣養娃娃。

評判以怎樣，幾個車子修理好了的夥
有了進步，棉種選的好，我鄉鄰的比較
多。大家還才相信紡織有很多門道。
大家都爭着幫我們到她們家去吃飯，
要我們幫助她們修理車子，播棉花。
那天下午午頭上，我們都成了這村子上
婦女們的幫朋友，我們一齊出不開園，
她們把我們當成了知己，一定留我們坐
二天不定，問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再來。我
們也不覺的更加惜別了，心事還留下次
一定再再來才好。

的不乾——在小滿的時期（五月廿四）
雌雄下子時聞；芒種割大麥的時候便是小
滿，在五月底穀苗極茂有出土，即係飛
午種的穀苗上子——等人家午種的穀子
種的苗苗才長出來。這是把小滿的時
節不消滿穀極茂的期。

康迪

五月之夜

王不續的要嫁以合村人做個的能手
招待我們吃了非常精美幾平洋菜和湯
下糊飯，王不續便還有興趣的說：「走
，我帶你珍去！」對，咱一進去，
我們那便從上院了下來，
「喂，看戲！」他忽然用重極的調子

休養隨感

飛 濤

在嶺南到其時正是泉水打着岩石的山野。方，幾千孔噴出的熱水，三五六羣的休養員從這些熱水裏取出山泉來，在夕陽的金光裏，沿着那大而上掠過的浪頭而重新地歡笑。火次，這水就放成了大地石版的地底，成草的男女同志們在上而游泳，紅潤的臉上堆着快樂的歡笑。我們在休養員中，也參加了戲水，或者所在一旁分享着人們的快樂。

在這一條路中間有一小上，我們在那裏走着小小的湖。如果到了那些靜的湖中，中武，和革命紀念日，就更加熱鬧起來了。所有的休養員都來了，帶七，以及從直向學是像這樣一起玩。先是唱了一支歌，接着又是彈琴和二胡的合奏，湖邊到處是聲。這時從大家裏精實地跳着舞笑話，不時引起一兩張笑。

這是那一個鄉中的地方？但是這兒出來的，都是熟識的人。他們中間有的是經過長征的老戰士；有的是工農子弟的幹部；知識份子，和剛從外國回來研究馬克思的學生！——這空氣充滿了愉快和熱情。於是，散集在山上的體操場各處的同學上去做人民工作。

我將在這兒休養的一個週到滿心的過去：

我在大後方國民黨的縣政府裏過兩年小職員的生活。那時是倒幕的「官」一年當中，不是在區宣傳場的連續勞動，就是在省城中山路「愛國」之圖，他比別人更勤門長來。於是在對辦公事上，我便得和提自己私的事務中，還必須盡代親長的「義務」。我自己的職務知現在卻來休養了。

那位朋友是一個聰明人，他教了我許多好東西。因為我雖然政治經驗頗少，但能「寫得通」，所以「寄信與各報社」云云，這個「政論」竟已從前

[illegible]

那池水散溢的香氣，勝是野玫瑰的香氣，如那濃郁的香氣。

那是一個小洞，管竹（鐵笛）的聲響從夜空中傳來，王不勝地加快了腳步——「喂，走哇！」我們跟着他飛步向一幢門跑去，還沒有到好的胡琴聲也罷了。

原來已經有好幾人聚集在破不珍家的炕上坐了四五個人，炕下圍這就有幾個姑娘，婆姨們便站在通裏面的街裏。

我們同伴都唱着歌的能手，他們一聽，我們便知道那這類的十字調而唱起來：「太陽黃，金黃黃，照過了山崗。」

那不僅使吹得更有勁了，老媽樓下那步，擲出空地來。

幾個人都是那莊子上的勞動，

三英尺二寸高，圍上一對舊美人，小鉢，懷中抱。」然而原詞的轉折，留宿的想還是如此之新鮮：「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太陽下來了，早知道露水要來，你何必懷中抱。」

王不勝在唱歌上跟在樹地下一樣是不願服輸的，所以他也唱了很多山西小調——「半碗碗的紅兒唱，晚晚唱出來，嬌個飯碗記起你，啞黃黃的六月晏伏伏的天，爲了奴的情人，爲了奴的飯。」十多天的飯，對九九的天，爲了奴的情人，爲了奴的飯。」

但他們那喜歡唱他們自己編的調子，如：「騎白馬，掛洋牌，三哥哥打的是八路小帳，有心出來看姑娘，打日本別不上。」或者就是：「延安府，開大會，各縣調子自留聲，紅樓裡於是就把一張請求補助

身體結實，眉眼朗朗，他們的胳膊粗
腰頭直，老年人放牧到他們的充滿朝
陽，把自己思想引到牧場十年以前，
他們又是隔紅火的絆子，身軀靈活，
普洪完，小孩子們都樂於跟他們跑，
任他們的驅遣。他們心地善良，工作
穩，是基督自衛軍裏的模範。婦女們積
用寒意的眼光去打聽，因為他們不覺
便發覺自己丈夫的缺點。

我們那時還不能很熟識，他們都帶
一頭矮小的差靈或不會叫，但我們的
伴們一開腔，他們也以沒有什麼拘束
，唱了一個又唱一個，唱了新鮮的文
字的歌。

老高曾有多樂器，可惜付于上借不到
個喇叭，只有一把胡琴和一根管子。
老高說話，只是除了又吹拉了又拉

王力，毛，唐伯拉在土國，動幾英米
太原省，毛，唐伯拉在延安，動幾英米
動生產，抗戰爲了井中原。……

這樣的晚上我們只有覺得太短了，
但我們却不能反而覺得他們太睡，
爲他們已經睡大去拂拭難用。郭至珍
父親也提攜加充當工隊小組長的兒子
說：「快睡罷了，明兒還得起早呢。」
他們用管子吹到門口送我們下坡。響
雷聲涼風迎著我們，天上的星星更亮了。

我們蹣跚輕鬆的步子，好像剛從一個
甜美的夢中醒來，又像是正在作一個輕
的夢中。呵！這好轉的五月的好啊！

三天過去了，我們在第四天清晨穿鞋
我們習慣，匆忙的踏上了綠途，離開
了美藍的傷痛的山溝，退出海關的丁
香，搖動它紫色外衣袋，把我們送出的
的品文送到送交科長轉呈
廳長。得到的「批示」是：
「贊爾頑劣成疾，情
殊可憫。唯察費貴一
，本府向無前例，一經
照准，數以本府預算
細，無他款可資提擬，
仰該員自行另設法可
也。」

其實我何嘗不知道他們
「向無前例，嚴禁照准」
呢？因為我在他們的命
令下同發「批示」過別人
，只不過恐人事而已。嚴
禁還是個朋朋友，節
衣縮食給養了一點，把我
送到省城的一個教會醫院
裏。那里正是舊曆年的

整過筆尖的都是如此。他們告訴說，嚴格的管子就等於每人腰上扣的草繩，從不鬆開身子。

這天大燈，是四口，五更，戰戰兢兢，在我們這邊，使我們不願離開他們。在我們這邊，使我們不願離開他們。在我們這邊，使我們不願離開他們。

我們也只好默許，注意回報它，而在心裏說：「靜候讓我們再來。」

更正

本月十六日，「養靈」幾點鐘給「文申」，第六欄「示範家庭」，喂了「三斗新種」的雞，結果收鹵「二斤十二兩」，「係」收鹵「三斤十二兩」之譜。特此更正。

次日，我親眼看河輝長和他的太太坐在汽車裏在大街上兜風；也看到科長和一位王豪翁看女戲子去吃花酒！

舊社會給我的病，我到新社會來來繁榮。我親自監督了剛進入場的冷感！